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讞義卷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蔣如燕

御製題王元杰春秋讞義

聽訟吾猶人無訟以為本春秋經世書道德齊禮謹尊王而賤霸賴是以示準人心與天理藉斯以不泯讞有評獄義獄實刑之引春秋豈其然求精失之遠夢得葉已一誤宋葉夢得嘗作春秋讞不揆經世之意而專以評獄解經已失春秋本旨至元王元杰復撰讞義蓋未見夢得原本而名與相複其書編輯程朱緒言復刪掇胡安國傳分綴經文之下而於三家末別標己意曰讞其於朱子一無與詞蓋墨守前說一字不敢芟削實難免重儓之誚云元杰王重儓允後賢議前賢辯駁恣口吻類此各標長充棟奚能盡

經部五

春秋讞義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按春秋讞義九卷元王元杰撰元杰字子英吳江人至正間領薦兵興不仕教授於其鄉昔程子作春秋傳未成朱子之論春秋亦無專書元杰乃輯其緒言分綴經文之下復删掇胡安國傳以盡其意安國之書在

朱子前而其説皆列朱子後欲别所尊故不以時代拘也其閒如隱公四年州吁條下備録朱子邶風擊鼓篇傳於春秋書法無關亦以意所推崇一字不欲芟削耳三家之末元杰以己意推闡别標曰讞如桓公四年紀侯大去條下程子以大為紀侯之名意主責紀不責齊元杰之讞則委曲恕紀不從程子之説而全書之内於朱子無一異詞其宗旨概

可見矣昔葉夢得作春秋讞多得經意元杰
蓋未見其書故名與相複其所論斷亦不及
夢得之精而守一先生之言不踰尺寸所見
雖淺所學猶篤實差勝明代諸儒無師瞽說
以至洸漾自恣者原書十二卷久無刊板今
諸家傳寫之本並闕後三卷既無從校補姑
仍舊本繕録焉乾隆四十二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讞義原序

聖人達天德而語王道春秋為萬世立王法敦典庸禮命德討罪本原於天其用則王者之事也周德既衰王者弗克若天人欲横流綱淪法斁亂亦極矣夫子生乎斯時慨聖人之不作慮斯道之将墜豈不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於是假魯史以修春秋示褒貶以寓王法其義則總攝萬事大本始於尊王蓋尊卑之分明綱常之道立然後有以定其是非而不舛春秋者王道之日

月也典禮隳臣下僭春秋定尊卑而王道明春秋者王道之權衡也刑賞濫法度差春秋明貴賤而臣道立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經書元年加王於正聖人繫易之始辭作經之大法也故其詞約而深其旨微而遠深有不言之意微有不形之道聖人之心見於經猶元之妙賦於物大而化之之謂也於一草一木以求化工之神於一語一言以窺聖人之用亦云難矣然聖人行事本於道聖人之道本於心事有萬

變之不同理有萬殊之或異大公至正之道貫萬事於一心百王異世而同神萬象異形而同體聖人贊易以盡事物之變窮其理也作春秋以行法度之權著其事也文王作易於殷世之末夫子作春秋於周德之衰有其理則有其事體用一原也有其事則有其理顯微無間也由辭以達理因理以見事天下之變故盡矣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此理此心未嘗外於語言文字間也河洛二程紫陽朱子續正學於千載

之上易書詩禮俱著訓辭獨於是經未聞註釋中呉王元杰子英氏家世業儒有志經學放求易經本義詩傳訓辭禮經制度四書集註集義語録紫陽宗旨凡釋經引證之言師友講明之論其有發明春秋之旨者具載本經證以胡氏釋辭目曰春秋讞義旁搜取證竭慮窮思甫及成書幾二十載學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知聖經賢傳並行而不悖矣若夫天人相與之原古今事物之變微辭奥義何敢仰窺聖域之淵微其於尊君

父之大倫正人心之大義典章法度之正是非善惡之
公舉而措之未必無涓埃之助云爾至正十年歲在庚
寅仲夏下澣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吳郡干文傳壽
道序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讞義卷一

元　王元杰　撰

隱公

公名息姑惠公子惠公元妃孟子其弟聲子生隱公按謚法隱拂不成曰隱

程子曰春秋魯史記之名也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夫子於是因魯史作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孟子曰王者之迹熄

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

又曰自伏羲堯舜歴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孔子參酌其宜以為百王法度之中制其制則寓乎春秋矣

又曰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也斯道也惟顔子得聞之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奥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或抑或揚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

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知不能也學者當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智者即詞以觀義則思過半矣

又曰春秋何為而作邪其王道之不行乎孟子有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去聖逾遠諸儒紛紜家執異端人為私說開元秘書言春秋者七百餘家然聖人之法得者甚寡至於棄經任傳膠固不通使聖人之心鬱然而不顯吁可痛也獨唐陸淳得啖先生趙夫子

而師之講求其學積三十年始大光瑩雖未能盡聖作之藴然其闢異端開正途功亦大矣惜夫其書之粹然者在乎集傳而世儆其傳矣

又曰春秋百王不易之大法三王以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隆故作此書門人皆不得聞告顔子為邦者則其大畧也至今一千七百餘年矣未有識之者也

朱子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

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四十九年也

又曰春秋首不書即位即君臣父子之事也書仲子嫡妾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即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於此

又曰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易

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易以形而上者說出那形而下者春秋以形而下者說出那形而上者然此二書皆未易看今人不理會便入穿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理會大義易則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虛之理春秋則尊王賤霸内中國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

又曰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

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不過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焉爾

又曰讀春秋之法無他只括經所書之事迹而準則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自將道理折衷便見如看史記秦之所以失漢之所以得楚漢交爭楚何以亡漢何以興只將自家平日講明底道理折衷看便見春秋亦如

此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仔細斟量考索耳

又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書之後世儒者各立己意正横渠所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多鑿也惟伊川程氏以為經世大法得其旨今不若存取胡氏本子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

胡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孟子發明宗旨以為天子之事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

迹當世人欲肆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敦己所當叙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衰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也

又曰名器者國家之寶按春秋大夫非三命為正卿者姓氏不登於史冊非有天子命者不書其官至於

有罪雖以諸侯之尊或黜其爵卿士之貴或書其名重名器也春秋尊君抑臣惡臣下之分權諱殘人之犯上使舉上客而不稱介副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嚴分正名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

又曰春秋正人主心術之大法也故不書祥瑞而災異則書祥瑞福慶之兆以為美觀則其心驕以怠災異禍敗之符以為至戒則其心危以達此春秋垂法傳後世之意也

又曰程子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判舒亂華是膺是禦不與結盟亂賊肆惡是誅是討不列於會以此見聖人之情矣

又曰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又按小雅正月刺幽王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至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

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絶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適冡正后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宗國顛覆亦可鑒矣又不是懲暱人寵妾拔本塞源自滅之也春秋於此葢有不得已焉爾矣

讞曰天尊地卑而貴賤位典敘禮秩而法度彰此萬世之常經萬事之根本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古先聖人繼天立極必先叙五典而秩五禮然後命五德而

用五刑也周自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王風之什下同列國綱常墜五禮隳天下之大經拂矣春秋託始隱公其事昭然可攷朱子謂一開首人倫便盡在豈不明且白乎隱公繼世改元上不稟命於天子君臣之義廢矣惠公以仲子手文之故有志於桓内不承國於先君父子之親泯矣公既及邾盟蔑復為宋伐邾朋友之信失矣鄭伯克段于鄢手足至于相殘兄

弟之倫喪矣仲子惠公之妾天王反歸其賵夫婦之道亂矣凡此敗倫傷教之事並見於隱公元年其惡已彰其亂已極春秋不始于隱公五典之教絶矣夫子雖善而不尊然有德者必有言也於是假魯史以寓一王之法正人倫於始見諸行事扶天理于將泯遏人欲於横流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存筆削之微旨示賞罰之大權誅當時無王之心立萬世後王之法

亂臣賊子所以懼綱常法度所以正周子所謂誅死者于前懼生者于後可謂明矣此即敦典庸禮命德討罪之法惟其無位之嫌故假辭以立義通一經之大旨豈有外于此乎聖人撥亂反正之心為天下後世慮也深矣託始乎隱不亦著明也哉

經元年

程子曰元年始年也

朱子曰春秋傳言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却不知仁如何却謂之元元日詩云古史書元意義存春秋揭示更分明人心天理終難泯正本端元萬善生

胡氏曰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所以明人君之大用也

讞曰元之為義一理之流行三才之妙用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又

曰元者善之長也王者與天地合德即位之一年必書元年三才之義備矣元之時義大矣哉元即仁也人心天理也王者體元居正成位乎其中萬化由是而出諸侯調元履正奉正朔于上萬事由是而理是以天道成地道平人道立矣此天人之本原春秋之大義也

春王正月

程子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明此義則知王與

天同大而人道立矣

朱子曰三王之正不同周用天正而七月之詩皆以人正為紀何也所謂改正朔者以是月為歲首月不易也

胡氏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

讞曰天以生物為心於時為春乾之德也體乾之仁尊臨天位王之德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

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周道既衰王者有其位而無其德天人之理泯矣仲尼雖無其位有天德便可語王道春秋行夏之時加王于正達天人之理通古今之義示一王之大法也春天時也正者政也王者成位乎其中上奉天時下行仁政先正其心上合天心天下人心皆歸於正天人一理也子思子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建諸天地而不悖是也三代禮樂在所損益前王之

法也居周之世用周之正時王之法也百王法度異世同神後王之法也用前王之法正時王之法立後王之法古今一義也子思子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俟聖人而不惑是也書王次春者明王者受命于天弗克若天春秋代天以示賞罰程子所謂假天時以立義是也書正次于王者明正者王之所為也王政不修春秋筆削以定其是非程子所謂假周以正王法是

也吾夫子天理之所在其所為者天也是以行夏時以冠周月天道也百王之道也其所不為者人也是以周正紀事人事也時王之制也豈不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知之者天也罪之者人也是則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叙天秩天命天討皆天理也何嫌於無其位乎此王道之大權天人之妙用見諸行事不亦著明也哉

隱公不書即位

程子曰不書即位不請命於天子以王法絶之也集義

朱子曰春秋首不書即位即君臣父子之事也集義

胡氏曰上不稟命於天子内不承國於先君故不書即位

瓛曰古者諸侯繼世即位上必稟命於天子内必承國於先君正始之義也隱公即位踰年改元魯使不告於周王使不至於魯上無所稟之

命也惠公以仲子手文之故有志於立桓內無所承之命也為子受之於父為諸侯受之於王正始之大本也易漸之彖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隱公之立上無所稟內無所承可謂正乎不書即位以王法絶之十年無正失居正之道春秋因其不正以反於正君臣父子之大倫定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程子曰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盟而

不信則罪矣諸侯交相盟亂世之事也

朱子曰書及邾盟即朋友之事也

胡氏曰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為事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矣

讞曰盟會待衰世之事周官有司盟之職諸侯非王命而私盟春秋之世亦不足以責備矣且盟以結信信以行義未聞既盟而復叛者也魯為春秋望國邾為魯之附庸隱公即位之初首

及邾盟於蔑迨至既盟之後反為宋伐邾信安在哉易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交鄰國之道不能以信待人汲汲于歃血刑牲瀆鬼神犯刑政尋又叛之信安在耶春秋因其不正以反于正朋友之倫定矣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程子曰鄭伯失為君之道無兄弟之義使段之强所以致其惡

朱子曰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

胡氏曰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而專自鄭伯是罪在伯也

讞曰鄭伯强忍而不仁叔段寔頑而不義皆名教之罪人也初叔段恃母驕恣莊公恐害及身亟欲除之莫名其罪於是授之大邑養成其惡以至于亂然後從而討之則姜氏不得以為子國人不敢與其亂此鄭伯之心也噫于弟弗念

天顯乃弗克恭厥兄段之不義也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於弟鄭伯之不仁也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其鄭之謂乎春秋特書鄭伯惡其忘篤愛之仁不書弟責其絶友恭之義因其不正以反于正兄弟之大倫定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程子曰夫婦人倫之本故當先正惠公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賵人之妾亂倫之甚也

朱子曰書仲子嫡妾之分即夫婦之事也又曰歸賵于會古人却不諱死

胡氏曰王朝公卿書官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矣

谳曰周禮稱天王見于周官春秋書天王出于特筆法天之號尊之至也王朝禮法之原冢宰禮法之表夫婦人倫之本也易家人之彖曰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惠公以仲子為夫人亂嫡妾之分瀆先王之禮

是豈禮之正哉王朝不能正其法反遣使以歸

賵咺為冢宰位長六卿不能履正以輔其君方

且承命以賵臣妾則是成其亂矣春秋貶而書

名以見冢宰之失職直書仲子以示惠公之不

君因其不正以反于正則嫡妾之分明夫婦之

大倫定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程子曰祭伯畿内諸侯為王卿士不書来聘不與其朝也

朱子曰祭伯獨書曰來不與其私交也

胡氏曰經于内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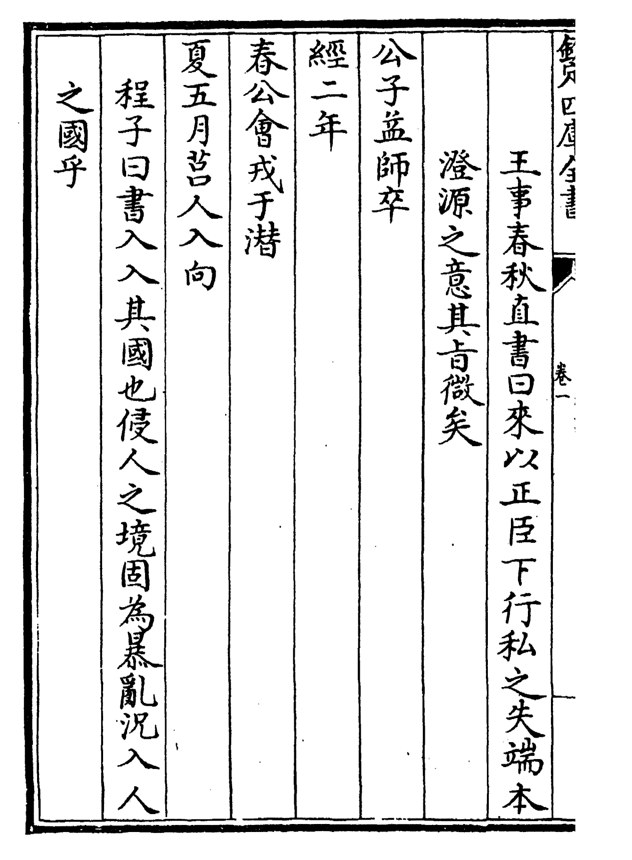
讞曰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杜朋黨之原也

古者聘亏鍭矢不出埸束脩之問不行境中有

至尊者不貳之也周室衰微典禮浸廢畿内諸

侯得以誣上行私交于鄰國而况外諸侯乎今

祭伯來魯上不書使則非王命下不言聘則非



王事春秋直書曰來以正臣下行私之失端本
澄源之意其旨微矣

公子益師卒

經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夏五月莒人入向

程子曰書入入其國也侵人之境固為暴亂況入人
之國乎

胡氏曰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

讞曰莒以蕞爾之國入春秋之初撓敗王畧無所不至未有書入人之國而莒輿入向之師未有取外人之邑而莒取牟婁之地未有外人抗盟于内而莒人及公盟于浮來未有外人專盟而莒紀專盟于密天討不能加方伯不能正于以見王綱之陵夷諸侯之不臣也至于邦交之

際雖嘗奔走會盟國君無謚大夫無名來不書

朝交不書聘無上下之節無禮文之容春秋所

以夷之也書人書入其罪明矣

無駭帥師入極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程子曰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魯故

稱女内女嫁諸侯為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

胡氏曰入春秋之始名宰咺歸賵以訊亂法書裂繻

逆女以誌變常衆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禮明矣

讞曰夫婦人倫之本親迎大昏之本正始之道

不可不謹也春秋之例天子曰逆王后諸侯曰

逆女大夫曰逆某姬命名不同者尊卑之詞也

古者男子以氏配名婦人以氏配姓女子許嫁

笄而字之曰伯曰姬字姓之謂也文定厥祥親

迎于渭世子親迎之詩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親迎之什親迎之禮必親授受明而大倫正使大夫來逆則非正矣易漸之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夫婦之始不以禮合是將不以禮終也伯姬見逆于裂繻不能正其始見葬于齊侯不能正其終春秋謹而書之正始之禮嚴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鄭人伐衛

經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事在三月則書王三月也日食有常度灾而非異也星辰陵歴亦然

朱子曰日有食之此則繫乎人事之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凌君子外域侵中國所感如是

則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矣是以聖人于春秋每食必書詩人亦以為醜也

胡氏曰日食必書示後世遇灾而懼之意陽微陰盛之証也

謙曰日月者陰陽之精陰陽者天地之氣其精形于其上而為日月其氣運于兩間以生人物者也故日月運行陰陽之氣亦隨之而運行日者人君之象衆陽之宗月者后妃之象羣陰之

會人事動乎下天變應乎上故日食修德陽明勝而陰慝消月食修刑亢陽消而陰氣正自然之理也易豫之彖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蓋過則不依軌度而致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有六月食不書當是時王綱解紐刑罰不修妾婦乗其夫臣下叛其上正淫陰乗陽之兆安有亢陽以消陰慝乎此月食所以不見于經也是知人君克謹天戒則有其象而無其

應弗克畏天則有其象而有其應矣天人一理其可誣乎

三月庚戌天王崩

程子曰崩者上墜之形四海之内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惡極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胡氏曰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見矣

讞曰春秋之例王崩不名尊無二上也不書其

地天下皆王土也平王既崩周人來訃隱公奔
喪會葬之禮不登于册賻贈至于來求則其慢
可知矣按禮天王之喪諸侯服斬衰當以所聞
先後奔喪議者謂封疆之守至重諸侯不得越
境修服國中卿供弔送之禮如是則諸侯私盟
專伐越境踰時不以為難獨難於奔喪而薄君
臣始終存没之義哉廢棄大倫絶滅天理不勝
誅之罪也春秋謹而書之不待貶絶惡自著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秋武氏子來求賻

程子曰武氏王之卿士諸侯不供王喪故武氏遣其子徵求于外國書之以見諸侯之不臣也

朱子曰武氏子來求賻者世爵可知歸死曰賵歸生曰賻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

胡氏曰武氏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夫賻以貨財生者需索也君取臣不言求而曰

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

玂曰尺地莫非王土一民莫非王臣王土王臣

物皆王有何至于下求苞茅不入齊師得以奉

辭賻贈不供魯君寧逃其罪求者在下之辭未

必其得之義也昔孔子正取假之名於季氏曰

君取于臣則謂之取名雖虛器治亂之本繫焉

上求于下則非正矣易隨六三隨有求利居貞

程氏曰隨之有求而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之

嫌春秋書武氏子以見王朝使人之不正書來求賻以見魯之不臣不書取而書求魯君何所逃罪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程子曰吉凶慶弔講信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

朱子曰魯君書薨外諸侯書卒薨者臣子之辭以卒為貶恐未必然

胡氏曰凡諸侯卒皆存而不削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于聘載書問則名于簡牘無所證者雖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

讞曰諸侯曰薨大夫曰卒生不書名死則名之禮之常也諸侯生則稱侯死則稱公列國書卒魯獨書薨此聖人内魯之詞親親之義也宋公作賓王家統承先祀非列國之比春秋生死稱

公尊尊之義也諸侯或名或不名者同盟則名載簡書朝會則名於要約聘告則名于簡牘故於卒赴可知或日或不日謹則書日慢則書時以見當時諸侯恩禮之厚薄也其旨微矣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癸未葬宋穆公

程子曰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而私謚私謚所以罪其臣

朱子曰名者諸侯之邦交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春秋時以國勢之强弱私情之踈密而為之禮有卒名而會葬故有卒而不會葬者

胡氏曰外諸侯葬其事或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春秋之法也

讞曰古者謚以表行美惡惟公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茍非其德而加謚焉可謂孝乎凡為人臣者未嘗不欲其君之顯為

人子者未嘗不欲其父之榮此臣子之常情然
先王之制尊卑有序正名定謚禮法有常人子
以其非禮加于君親不可謂之孝春秋諸君世
本侯爵薨則書公聖人存而弗削以正其僭爵
私謚之失討賊避號諱辱之事春秋削之以正
其忘仇沒恥之罪於宋則書公尊尊之義也其
義微矣

經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程子曰春秋之初弑君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為大惡自絶於先君矣豈復得為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弑逆乎

朱子曰詩擊鼓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

胡氏曰此衛公子州吁也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

讞曰臣子之事君父天理切于人心一念之或欺一事之勿盡若不能安其身此忠孝之至情也春秋時皆反此道州吁以弟弑兄以臣弑君惡之大者也天理所不容人倫之大變凡民罔不憝不待教而誅也天王不施殘執之刑鄰國

不聞沐浴之請方且四國連衡以定其位是相率為禽獸之行也聖人奉天討以用刑因大義以正法削其屬籍以著其罪斥書其名以誅其心此春秋所以作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所以懼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程子曰衛州吁弒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

朱子曰且如暈帥師挾卒無駭之類未賜族到莊以後却不待賜而諸侯自受之矣

胡氏曰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故以宋公為首

讞曰四國黨惡以伐鄭是謂暴兵隱公辭宋而弗從是為義事暈以不義固請而行會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無君之心已著于此甚矣州吁之奸也宋殤忌馮在鄭是以伐鄭以說宋

衛桓陳之所自出慮其不從也是以睦陳以求寵羽父强君以崇奸州吁同惡以相濟迹雖未著其兆已萌鍾巫之禍既形是豈一朝一夕之故易坤初六之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程氏曰陰始凝而為霜蓋其始雖甚微不可使之長也隱公不能謹之于始以及于禍春秋削其公子同于州吁之惡再序四國之師著其黨逆之罪聖人之情見矣討賊之義明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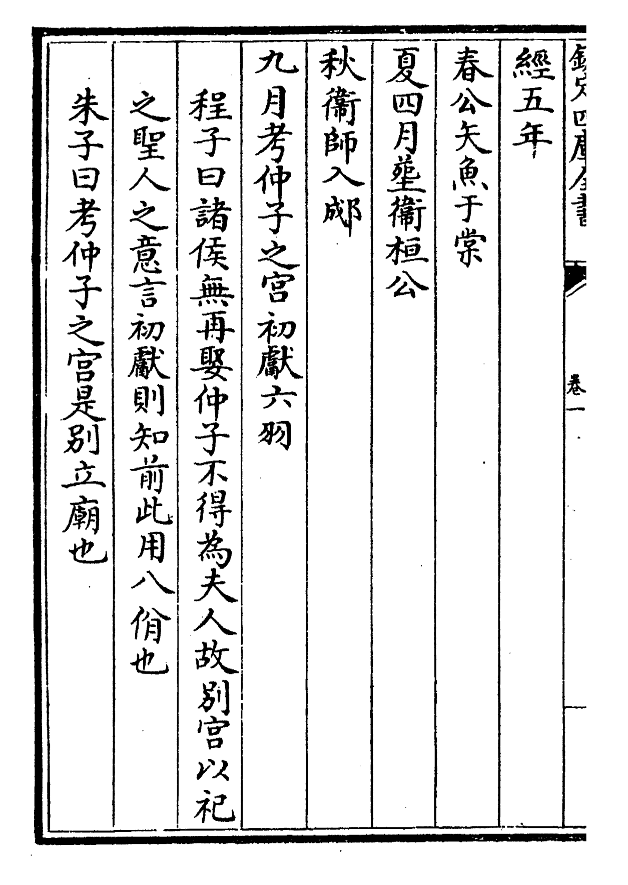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程子曰衛人逆公子于邢而立之書曰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諸侯之立既不受命于天子猶當受命于先君也

朱子曰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當立也

胡氏曰人衆辭特書曰立所以著其擅置其君之罪于晉絶其公子所以明其專有國之非

讞曰王者受天命而君天下諸侯受王命而君一國非王命而立君豈居正之義乎衛人執州吁而殺之迎公子晉而立之是廢立之權出于臣下上無所禀內無所承國人既得以立之亦得而廢之是以亂易亂也律以大法公子不當私有國國人不得擅置君皆為失義春秋不書公子責私有其位之失書立不宜立正衛人擅立之罪以此垂法君臣之大義明矣



經五年

春公矢魚于棠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

程子曰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為夫人故别宫以祀之聖人之意言初獻則知前此用八佾也

朱子曰考仲子之宫是别立廟也

胡氏曰干羽樂舞之揔名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故不言干考者室始成而祀也

讞曰魯用天子之樂報德于周公不可用于羣公之廟降從六羽之數可配魯之祖考不可用于仲子之宫惠公以孟子為夫人仲子乃惠公之愛妾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受祀之所桓公未立預為其母考宫隱公啟其亂矣先王制禮作樂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未聞用于妾母

之廟也末流之獘甚至陪臣之微儆然舞八佾于庭其亦始之不謹者乎春秋書考仲子之宫則考者不宜考也變文曰初獻則初者謹其失禮之始獻者不宜獻也一字褒貶其義深矣

邾人鄭人伐宋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宋人伐鄭圍長葛

經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

程子曰國君輕變其平反復可罪非君國之道

朱子曰鄭人來輸平變也蓋魯先與宋好鄭人却來輸平變舊盟以從新好也

胡氏曰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冐為納成于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

巘曰先王疆理之制修睦以蕃王室是以義為利也鄭人來平于魯輸納以求其成是以利為義也鄭入春秋以來日爭尋常以盡其民今者

解怨釋仇求成于魯和而不盟固可為美以利相結則非義矣自是鄭伯以璧假許田而歸魯之祊魯會鄭伐宋以取其郜防之二邑奪攘之禍起修睦之義泯矣春秋書來輸平正其義不謀其利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秋七月

程子曰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胡氏曰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

讞曰易曰乾元亨利貞天之德也故四德備而成乾四時具而成歲秋天時也月王月也天之用莫大於陰陽慘舒之義也王之政莫大於賞罰威福之柄也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紀立春秋之時王政不行天理亦幾乎熄矣聖人奉天討以用刑因人事以立法首時雖無事

過則必書所以成歲功而示天之賞罰也春秋所以扶天理立人極其義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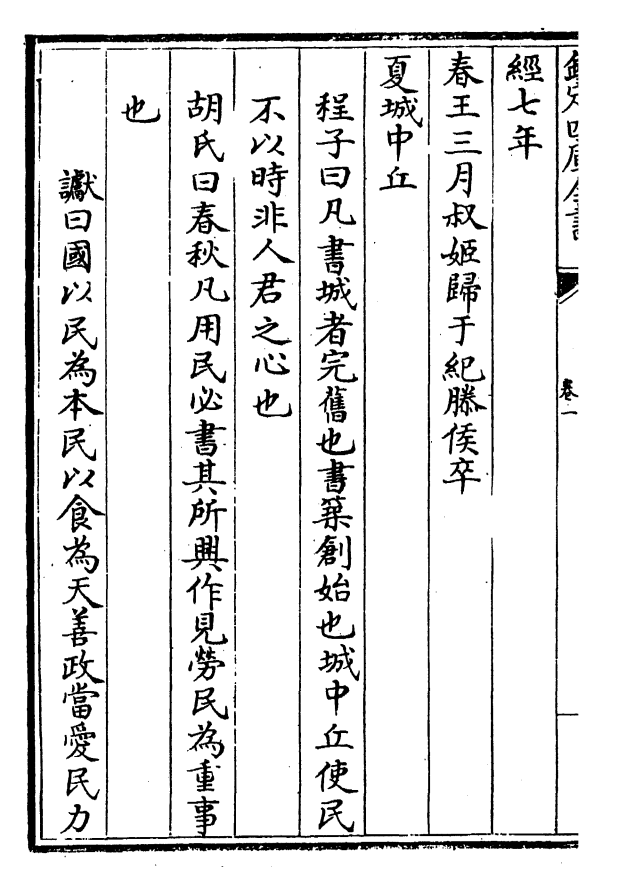
冬宋人取長葛

程子曰宋之圍長葛歲且周矣虐民無道之甚宋之強取不可勝誅矣

朱子曰圍其邑而取之宋之罪著矣

胡氏曰宋之恃强圍邑久役大衆取非所有其罪著矣

讞曰宋圍鄭邑取非所有始惑州吁之邪說摟諸侯以伐之圍城之師經年不解其役久矣其民殘矣夫鄭之土地受之先王傳之先祖子孫世守爲可繼也宋恃強而奪之以快報復之志王朝不能問其罪列國不能正其非不善之積至于見弑禍亦慘矣春秋書圍長葛于前以著殘民毒衆之罪書取長葛于後正其擅兵强奪之誅誅亂禁暴其法嚴矣



經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滕侯卒

夏城中丘

程子曰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胡氏曰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見勞民為重事也

瓛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善政當愛民力

勿奪其時隱公役不時之民興無窮之役豈養民之道哉易頤之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春秋凡用民力不以其時之得失功之緩急必謹而書之見勞民為重事也雖時合義猶且書之況使之不以時乎凡書城者皆譏之務本之道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程子曰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失兄弟之義或

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

胡氏曰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

譏曰諸侯邦交之聘大夫卿士之職所以將命而通好也有其位則任其職無其位而任其職可乎齊侯受先王之土疆承先君之爵位弟果賢則進之不賢則退之使無位之人結鄰國之好以私廢公政由是敗矣自是寵愛之私施及于子禮秩如適遂成齊亂春秋于年來聘變文

書弟以正齊侯溺愛不明之失為後世使非其人之戒

秋公伐邾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程子曰天王之使道由于衛而戎得以衆伐之衛不能救其罪可知

胡氏曰國而曰伐此一人曰伐見其以徒衆也于楚邱者罪衛不救王臣之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

死于位也

讞曰凡伯奉王命以聘魯戎伐之于楚邱衛君無救援之忠凡伯有失節之辱是則王政之不行由諸侯之不臣也而況非類之異心乎易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謂當嚴戒備之道也今凡伯過賓于衛而戎伐之衛失戒備之罪明矣春秋書楚邱者正衛不救王臣之罪以歸者責凡伯不能死節之非也

經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程子曰魯有朝宿之地在王畿之内曰許鄭有朝宿之邑近于魯曰祊宛來歸祊始以祊歸魯夫朝宿之邑先祖受之先王可相易耶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矣

朱子曰入者内弗受也義不可而入也

胡氏曰其言我入祊祊非我有入者不順之辭

讞曰先王錫土以報功魯鄭利私而易地自輸

平之有請欲易許以歸祊朝宿近于王畿湯沐

隣于方嶽受之先王傳之先祖後世子孫世守

而弗失也私相貿易惟利是從是以先王巡狩

之禮不復修諸侯朝覲之禮不復舉無君無親

此小人之無忌憚也春秋書宛來歸祊歸者義

不當歸而歸罪在鄭也書我入祊者義不可入

而入責在魯也書曰謹之其義明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程子曰宋為主盟與鄭絶也

胡氏曰春秋華薄從忠參盟書日謹其始也

讞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

德既下衰屢盟屢畔詛煩約亂交質興焉至是

傾危俗成參盟始矣自入春秋以來二國交盟

猶之可也今三國連衡合黨馴致列國同盟其兆始于此矣前此會盟各於其境今盟瓦屋在於王畿馴致翟泉抗盟其端亦始于此矣春秋端本澄源參盟書日謹其始也

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經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程子曰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春秋諸侯不修臣職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荅失道甚矣

胡氏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正乎

讞曰諸侯上朝于天子王臣下聘于諸侯所以達上下之情明君臣之義也隱公即位九年于此朝王之禮不見於經貶削之刑弗加修聘之

使反至王靈不振其若是乎于以見王之不王而臣之不臣也考春秋之世天王八聘于魯魯公一如京師不過因會伐秦而非特修朝禮于王也魯爲懿親秉禮之國怠慢若此其他強侯大邦槩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征伐安得不自大夫出乎春秋謹而書之不待貶絶惡自著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挾卒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經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程子曰于防伐宋于中丘為師期也

朱子曰取二邑而有之盜也

胡氏曰内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故取郜取防直書不隱也

謝曰魯隱春秋之初宋鄭初無深隙始自子馮之怨累興報復之師狐壤之仇魯始黨宋以伐鄭歸祊之後魯反黨鄭與宋仇日爭尋常殘民毒衆公既會齊于防地㒓復先期于中丘鄭則假王命以濟其私魯則乘敗人以為利貪而弗

正其能久乎鍾巫之禍形矣春秋書名而削氏
正其擅兵會伐之誅齊鄭貶爵而稱人著其假
命行私之罪內兵書敗書取雖欲隱之烏得而
隱之此春秋之直筆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經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程子曰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于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為禮乎

朱子曰滕薛來朝爭長此一段須看得官制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以此見成周盛時諸侯非特入為王卿士而卜正一官亦皆諸侯為之

胡氏曰周衰典制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强弱之視滕薛二君不足言者又譏旅見也

讞曰諸侯邦交之制則有殷聘世朝之儀周室

既衰諸侯僭禮或累往而不答或來朝而不辭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先王之制亡矣今滕薛之于魯均為侯爵同受天子之命同君國而子民特大小之職異耳述職之禮既闕旅見之禮弗辭其僭殆有甚焉公之志亦荒矣春秋直書其事不待貶絶惡已著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程子曰薨不書地弑也賊不討不書葬無臣子也

朱子曰魯公書薨臣子之辭也

胡氏曰不書地示臣子于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弑示臣子于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葬示臣子于君父有討賊復仇之義

讞曰隱公有志于讓弟桓公有志于弑兄善惡之幾判于此矣惟遜不當遜啟桓之心辨不早

辨及翬之禍迹其在位十有一年綱常之道既淪何所承而正位王聘兩至而不荅王喪來訃而不奔賻贈有待于求妾賵何謂而至易祊易許以紊王制伐邾伐宋以凟神盟不能察羽父之讒以致成鍾巫之禍易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豈朝夕之故哉其所由來漸矣經諱而不書弒示臣子不忍之情薨不書地所以不沒其實賊不討則塟不書無時而

終事也此春秋所以作亂臣賊子所以懼

春秋讞義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讞義卷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蔣如燕

春秋讞義卷二

元 王元杰 撰

桓公

公名允惠公子隱公弟桓王九年即位謚法曰闢土服遠曰桓

經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程子曰桓公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

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

朱子曰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

胡氏曰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弑立之罪深絕之也

讞曰桓公簒弑之惡覆載所不容何所禀命而為君何所繼承而即位乃用繼正之禮是特掩

惡以飾奸春秋大法天討惟公筆削有微辭正

變有權度桓無王而經不書王元年書王者以

天道王法正桓之罪也繼世不書即位書即位

者表其惡而誅其心也其旨微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秋大水

冬十月

經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程子曰桓無王二年書王正宋督之罪也弑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

胡氏曰穀梁以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其義一爾

谳曰孔父之節可尚宋督之罪必誅春秋懲惡勸善所以勉進忠義使有為于當世也孔父立朝正色賊臣無所容奸先致惡于其身然後動

於為逆為國有無其社稷之臣歟噫春秋之時君弱臣强崇奸黨惡者滔滔也孔父慷慨奮難與君存亡其志可尚已春秋特書其字以表其賢不失其官以旌其節為萬世忠義之勸桓無王二年經書王以天道王法誅宋督也討賊之法其嚴矣乎

滕子來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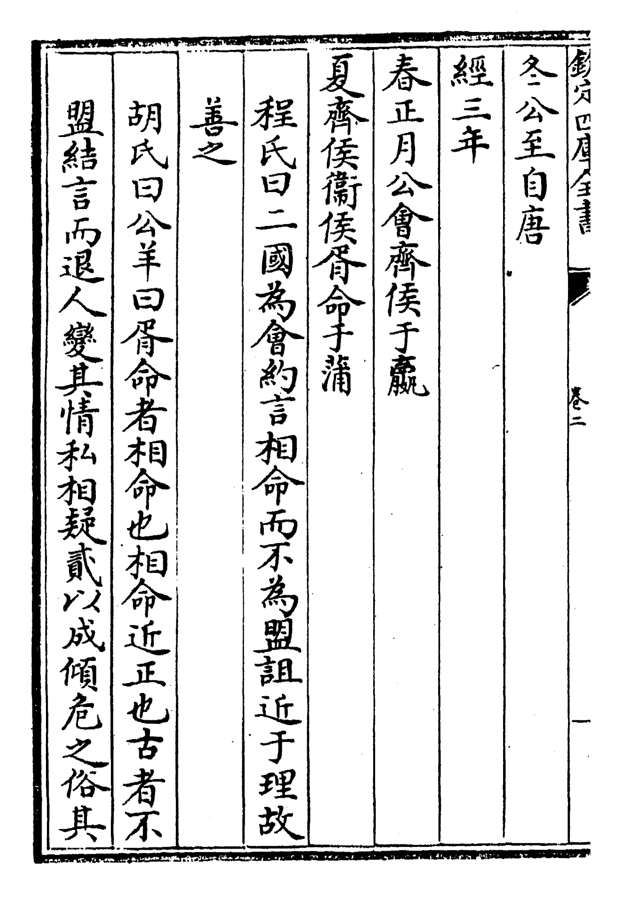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程子曰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魯以為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置于太廟周公其饗之乎納者弗受而强制之詞

胡氏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强進之義譏曰魯桓以惡而濟奸四國貪利而忘義此宋亂所以成也華督之惡凡民罔弗憝四國之君聲罪致討肆諸市朝立殤公之後以安社稷方伯之職修矣反行黨逆受賂以益其邪畧立督

以遂其凶謀又立華氏以相之是相率為禽獸之行方且置賂器于太廟明示百官以為有人心乎春秋為君者諱桓惡極矣雖欲諱之而不得故直書公以著其惡春秋列會未有書其所為者故特書成宋亂以誅四國之罪謹嚴之法可謂明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經三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驘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程氏曰二國為會約言相命而不為盟詛近于理故善之

胡氏曰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變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

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喻豈不獨為近正乎
讞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
五伯德愈衰而世愈降也春秋之時屢盟長亂
數會厚疑以成傾危之俗而獨齊衞之君相命
而信結言而退不事盟詛不登載書終其身而
不渝豈不獨為近正易中孚之彖曰說而巽孚
乃化邦也程氏曰至誠以順巽有孚以說從乃
能化于邦國也春秋特起胥命之文于此有取

焉雖然命出於大君者也相命而近正是亦待

衰世之意耳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

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程氏曰翬于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桓世稱公子

桓之黨也卿逆夫人于禮為稱翬雖尊屬當官而行

亦無嫌齊侯出疆送女公會之皆非義也

胡氏曰爲齊侯來乃逆而會之於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

瀫曰按禮父送女不下堂母不出祭門昏禮重而親逆先授受明而大倫正所以謹男女之别也魯公不親逆而使大夫往齊侯越境送女會公於讙是豈禮之正哉胥失之矣夫禮所以别嫌明微正人之本其始不以禮合是亦不以禮

終也易曰歸妹征凶無攸利程氏曰動而不當動則凶矣卒至不能防閑以及於亂征凶之象驗矣可不謹哉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經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程子曰公出動衆皆當書于郎遠也

胡氏曰何以書譏遠也戎事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于微之意也每謹于微然後王德全矣

讞曰先王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所以訓軍旅而講武備奉祭祀而供燕享豈盡物之義哉鄭之原圃秦之具囿皆常所也狩于郎則非其地明矣春秋謹書之以為後世盤于游畋之戒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程子曰桓公弑君而立天子不能治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德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朱子曰不書秋冬疑闕文也魯桓之世天王不能討反遣使來聘罪惡著矣

胡氏曰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太宰掌邦典

乃為亂首聘弑君之賊特貶書名以見宰之非宰矣

讞曰王者代天理物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法天

道也桓公之惡弑君賊親殘執之刑弗加修聘

之使反至亂法敗倫崇奸黨惡刑賞由是而不

行歲功由是而不成矣冢宰兼三公之職論道

經邦不能正法以誅其奸又瀆禮以定其惡使

孤臣孽子飲痛君父之讎終天而不報王之不

能用刑猶天之無秋冬也易豫之彖曰天地以

順動故四時不忒桓行逆德王者以逆從之四時于是乎忒矣春秋不書秋冬以示王之失刑書糾來聘以罪宰之失職誅亂討賊其嚴矣乎

經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程氏曰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無世官周衰官人以

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
其子代行也
朱子曰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
為王不稱天貶之愚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矣
胡氏曰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
讞曰古者任官惟賢才世祿不世官惟其公而
已矣天王紀法之原六卿紀法之守不能選賢
以任職以子弟而使之是豈正哉易臨之六四

至臨無咎程氏曰近君之位守正任賢以臨其下則無咎矣夫禄以報功也故其位可延爵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以父兄而見使非任賢之道矣春秋書仍叔之子譏世官非公選為後世使人之戒可不謹乎

楚陳桓公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程氏曰王卒大敗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以

敵王也

胡氏曰王奪鄭伯政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君行而臣從正也戰於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于春秋書法若此

讞曰王者之師恭行天罰所以討不庭也易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王師有征而無戰非所罪而罪焉失天職矣鄭一不朝則有貶爵之罪何

至六師以移之當是時魯桓簒逆反遣使以下聘宋督弑惡不施殘執之刑王法由是而廢天職由是而曠矣且鄭失朝覲之禮慢也魯宋無君而簒逆惡也移此師以加宋魯非天討乎伐鄭而恕魯宋失正邦之道矣春秋代天以示賞罰示天討以惟公王不稱天譏天討之失刑三國稱人罪諸侯之不職特書從王以明君臣之大義不書師敗以存天下之大防行權反正匡

救其惡深致意於本原者也㫖微矣

大雩螽

冬州公如曹

經六年

春正月實來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秋八月壬午大閱

程子曰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于農隙講武盛夏

大閱妨害農人失政之甚也

胡氏曰先王寓軍政于四時之田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

讞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寓軍政于四時之田所以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易萃之象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除者修而舉之用戒備于不虞也周官仲冬教大閱遂以狩所以詳于三時者為農隙也是則軍旅之事不可忘三農之

務不可廢取物祭宗廟不可怠王者之法一舉而三義存焉然大閱天子之禮不因田狩而閱兵車況又非時害農以行僭禮桓公之事一舉而三失焉不敬之甚者也春秋書大閱以正其僭禮之罪書日以著其非時之失

蔡人殺陳佗

九月丁卯子同生

程子曰冢嫡之生國之大事故書

朱子曰按二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詩人以為齊侯之子者蓋傷莊公不能防閑文姜失子之道而譏之爾

胡氏曰嫡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

讞曰周家之法在乎傳嗣傳嗣在乎立嫡魯則周之家法也嫡冢始生必舉以禮即登于策正所以固國本而定衆志也易震卦之義長子之

象也其彖辭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春秋之時配適奪正愛憎廢置何國不有經書子同生書日謹之所以明先王之法正嫡庶之分杜爭奪之患弭愛憎之心為後世慮也至矣然則何以不書世子豈有生而貴者必誓于天子然後謂之世子此春秋正名定分之法也

冬紀侯來朝

經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程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焚咸丘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

胡氏曰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瀫曰先王澤被天下鳥獸草木無不遂其生育之仁此仁民愛物之心也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程氏曰在禮諸侯不掩羣不妨農事不害生育及物之仁也然講武不可廢祭祀不可忘故

狩于仲夏之月焚林而田則物無遺類矣是豈先王仁民愛物之心耶春秋書焚咸丘以著其殘忍害物之心書曰譏之以著其暴惡不仁之罪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程氏曰臣之弑君天理滅矣天下所不容也天子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乎天道歲功不能成矣故不書秋冬與四年同

胡氏曰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越國踰境相繼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

讞曰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居春夏以發生為心陰居秋冬以肅殺為義王者代天理物用此道也魯桓之惡覆載不容王朝不施九伐之刑兩遣修聘之禮四年去其秋冬以見天王之不能用刑也至是穀鄧二君僻在襄漢遠越

天子之境繼朝篡弒之君述職之禮不修黨惡之罪尤甚然弒逆之賊誅止其身黨之者無罪皆得肆其奸矣春秋斥書二國之名以正黨惡附奸之罪七年去其秋冬以見天王之終不能用刑歲功不成民彝泯亂夫子為此懼春秋為此作撥亂反正之心天討惟公之法也

經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天王使家父來聘

夏五月丁丑烝

程子曰正月既烝矣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瀆禮甚矣

胡氏曰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瀆獻曰禴祀烝嘗四時之祭也然周之正月己卯則是烝祭惟其時矣故前書正月己卯烝是也魯在正月書烝則已祭矣夏五月復烝則非時失禮明矣易既濟之九五曰東隣殺牛不如西

隣之禴祭寔受其福程氏曰祭以誠敬為本雖盛其祭不如薄者之得時也然禮不可數亦不可踈踈則怠數則瀆先王制禮中而已矣況魯桓之惡幽明之所共憤而又非時失禮瀆于祖宗烝禮雖盛將不歆其祀矣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程氏曰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來而以逆后為遂事者責其不度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

胡氏曰祭公王之三公曷為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

讞曰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王后天下之母儀也易家人九五曰王假有家交相慶也程氏曰王者極乎有家正家以齊天下之象也天子娶后上卿往逆而公監之禮也三公之職論道經邦

而躬逆后則輕其任使魯主婚而遂往逆后則命為專王朝有輕使之非祭公有專命之罪春秋上不書使而書來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其下書遂不與祭公之專行也是豈正家以齊天下之道乎

經九年

春紀季姜歸於京師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經十年

春王正月

胡氏曰守貞者十年而必反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

讞曰易頤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程氏曰柔邪不正拂逆正道故有十年勿用之戒十者盈

數也天道十年亦周矣人事十年亦變矣桓惡極而天討不加王道亦幾乎絕矣故經不書王至十年而書王者存天道王法也十八年復書王者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甍也嗚呼王之道天之理也天理未嘗絕於人心王道未嘗絕於天下天理非絕於桓桓自絕於天也桓雖無王天道王法則不可絕也知此則知十年復書王之義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於桃丘弗遇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

經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於惡曹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程氏曰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鄭忽出奔衛忽以國氏正不能有其位故不爵

胡氏曰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稱字非賢之也大祭仲之罪也

讞曰鄭忽以世嫡而嗣位突歸以庶孽而亂倫嫡既弱而無能庶則强而有援宋莊私愛而黨

哭祭仲被執以要盟使忽被禍而出奔納突以歸而有國仲既立朝而專政受付託於先公不能守死以輔君反忍奪嫡而立庶自是而後兵戈不息骨肉相殘始於莊公一念之不仁致後世禍延而不已不善之積良可畏夫春秋稱人貶宋者惡其暴以正專執之誅書祭仲者責命卿以大祭仲之罪哭不書氏明其不當有國書忽繫鄭示其正而不君輕重權衡見於此矣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於折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經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於曲池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於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於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於龜丙戌公會鄭伯盟於武父

胡氏曰宋公會於夫鍾於闞於虛于龜皆存而弗削

何其詞費也屢盟以長亂春秋所惡也

讞曰桓公兩年五會汲汲於宋者欲平宋鄭也

宋莊廢嫡立庶以求賂鄭突許賂簒嫡而背盟

滅棄天倫要結以利貪人敗類魯宋何辭始則

桓取宋賂以赦督今則哭資宋力以簒君宋既

辭平遂謀伐宋人而無常何以為國易曰君子

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

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魯桓反之其能久乎方
且屢盟長亂數會厚疑此春秋所深惡也

丙戌衛侯晉卒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

經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
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胡氏曰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

讞曰齊欲謀紀久矣所當固守封疆以保社稷

今齊及三國之師加兵於魯初未及紀而首謀助魯是以小國而讎大國而倖勝焉豈已怨之道乎經書及書會端本澄原已怨息爭之道也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經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於曹無氷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程子曰御廩者親耕以奉粢盛今天禍而災嘗不以秋非時也

胡氏曰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粢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以宗廟為先重本也

讞曰宗廟之事勿謹御廩至於有災遇災而懼

當修德以荅天戒乃以火災之餘舉非時之祀可乎周官時享前期十日卜日誓戒壬申乙亥相去四日不卜不戒明矣乃因廪災之變嘗禮興焉是則何有薦新之義其瀆禮亦明矣桓公既不卜戒而又非時失禮瀆於祖宗其能久乎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經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程氏曰世之治也天子命貢賦於天下而無敢不從無有求也諸侯奉貢賦於天子而無敢不供不至於來求也世亂反此書者交譏之求字與求金求賻義同葢命使以需之耳而特書曰求所以見王室之微而著諸侯之罪也

胡氏曰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賦所入足以充貢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

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

讞曰車服以庸上錫下也今取於下反其道矣當是時也王畿之税賦不給諸侯之職貢不至武氏子求賻見喪禮之弗克毛伯求金見經費之有闕武氏子毛伯上不書使自求為文猶之可也今天王遣使求車於魯殆有甚矣按禮成王賜周公世祀以天子之禮樂故魯君孟春乘

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意者是時周世衰微以車服之制在魯故求之耳春秋直書其事上以著王室之衰下以正魯君之僭其旨微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程子曰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鄭世子忽復歸

於鄭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民故不稱爵

朱子曰蘇轍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說亦是既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必有其義

胡氏曰忽嘗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亡其君明矣其稱復歸者既絶而復歸也

讞曰忽嘗嗣位於鄭正宜有其國矣祭仲黨邪而立庶忽於是而奔焉突既立而益驕仲益專而無上逐突而奔於蔡納忽自衛而歸出入皆

聽其從違廢置悉由其好惡有臣如此為君難乎忽以世子之嫡長大臣逐之庶孽簒之至是忽之歸國豈不為正未幾四國納突入櫟而城焉果何義乎是則昭公雖正才不足以有為鄭厲雖邪知足以求其援諸侯不顧是非惟視其强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黨惡之罪著矣春秋正名之書入不繫氏出則書名誅突簒立之罪奔則繫鄭歸書世子示忽有國之辭故必

達春秋之權然後識聖人之意

許叔入於許公會齊侯於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秋九月鄭伯突入於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於袲伐鄭

經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於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程子曰哭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哭也

讞曰衛以同姓之親兄弟之國受三監之舊統分七族之餘民春秋之初從王伐鄭是有功於王室也齊僖兆伯胥命於蒲是有造於中國也然諸侯被逐出奔不書逐者之罪而書出奔者

何耶盖自衛朔以庶孽兆釁陷兄於死罪莫大
焉國君乃社稷民人之主而見偪逐失君道矣
王命立黔牟以定衛義之正也後此四年結四
國之師以拒王命始得罪宗國終得罪於王朝
經書衛侯朔出奔齊其罪不待貶絶而義自見
矣

經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於黄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於趡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於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於蔡
程氏曰蔡季自陳歸於蔡宋華元自晉歸於宋陳侯之弟黃自楚歸於陳之類凡書所自之國者彼國有奉焉而此因其力以濟之也均為有罪矣如蔡季以桓侯之卒國人欲立之雖非王命假之力以歸蓋與他歸者異矣故特書字以别焉

胡氏曰季字也歸順詞蔡季之去以道而去也其歸以禮歸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瓛曰蔡季有讓國之賢進退皆合於義春秋賢之見幾之美者也蔡季乃桓侯之母弟桓侯無子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而之陳是以義而往也蔡侯既卒蔡人召季於内陳人奉季於外是以義而來也歸不有其國者以獻舞之立也噫春秋之時奪攘成俗者滔滔也蔡季知幾去國

既歸有國不欲居可以勵薄俗而還淳障狂瀾於既倒春秋特旌其賢故出不書於策歸而書字與人為善不亦著明也哉

癸巳葬蔡桓侯

程子曰諸侯葬皆稱公本國臣子私謚而尊之也封人之卒蔡季請謚於王因其本爵諸侯其沒正也

胡氏曰啖助曰蔡伯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

讞曰蔡桓得以書侯蔡季賢而請謚此所謂愛之以禮者也且人愛其君莫能愛之以禮季能行之此所以異於人矣春秋時王室不綱侯度無統私謚僣爵列國皆然五等邦君會塟悉皆稱公春秋存而不削以正其私謚僣爵之失惟封人生死稱侯蔡季請謚於王也噫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知此禮一人而已可不敬乎

及宋人衛人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經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公會齊侯於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程氏曰公以夫人如齊只書與而不書及却有意蓋言及則主公也言與則公不能制明矣

胡氏曰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

讞曰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

妻凶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齊僖既卒文姜無歸寧之禮公會齊襄於濼遂與姜氏如齊非所困而困焉者也隱公長宜有國桓公弑兄而立非所據而據焉者也春秋書公會齊侯於濼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夫人之行醜矣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彭生之禍形矣易言其理春秋載其事默契於言外之意旨微

矣乎

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

朱子曰魯君弒而書薨如晉史書趙盾弒其君齊史書崔杼弒其君魯却不然蓋恐是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韓宣子所謂周禮在魯者亦其一事也

胡氏曰魯公弒而𦵏者則以不地見其弒今書桓公薨於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於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

矣

讞曰桓公之惡覆載不容覬焉在位十有八載兵禍頻仍殆無虛日受賂以成宋亂納哭以致鄭爭諸侯數會以厚疑王朝三聘而不答大閱僭於王制烝嘗瀆於祖宗婦道聚麀莫知防制始則弒兄以自立終焉非殞於他邦桓無王至是而經書王者以天道王法正桓之罪也然事有先後天討不能加者王政之失刑身無存沒

必誅而不赦者春秋之大法使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者禁其惡而不得肆可謂嚴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春秋讞義卷二